

新世纪文学创作丛书

● 报告文学 ●

黄泉路上的思考



陈庆祥 著
新世纪出版社

HUANG QUAN LU SHANG DE SI KAO

黄泉路上的思考

陈庆祥 著

新世纪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吉文军

封面设计：欧阳红

责任技编：梁 智

黄泉路上的思考

陈庆祥 著

*

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番禺印刷厂印刷

(厂址：广东省番禺市市桥镇环城西路工农大街45号)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75印张 135,000字

1997年1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2次印刷

印数10,130—15,130册

ISBN 7-5405-1613-5/1·183

定价：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- 算命还是索命····· 2
- 赌之祸····· 7
- 黄泉路上的思考 ····· 12
- 在人“鬼”之间 ····· 18
- 跳出泥坑 ····· 24
- 女劫匪 ····· 30
- 朝阳又从这里升起
——访广东省少年犯管教所 ····· 36

第二辑

- “校园名人”悲喜剧 ····· 52
- 好心没好报
——父母们和孩子们的故事 ····· 59
- 明日的星星 ····· 71
- 敢问路在何方 ····· 75
- 不倚云彩的飞鸟 ····· 81
- 打工在那方····· 86
- 两位“BOY”厂长 ····· 90

第三辑

- 一名手持相机冲锋的警察 ····· 96

押解死囚万里行	
——虎门公安分局干警赴辽宁押解犯人纪实	
.....	107
发生在端午节的战斗.....	119
发生在圣诞节之夜的搏斗	
——记曾庆安烈士.....	133
热土雄风	
——东莞公安风采录.....	151
斩断魔爪	
——东莞市公安局城区分局侦破特大盗抢汽 车团伙案纪实.....	176

第 一 辑

算命还是索命

仿似刚刚从黑狱里释放出来的囚犯，他们一个个对着大地蓝天，如释重负地伸胳膊蹬腿，连连眨巴着眼睛，搓捏着手指，摇动着颈脖，开启着歌喉。

哦，地是那么绿，天是那么蓝，仿佛此时此刻，才发现世界如此美好。

是啊，终于过去了，这“黑色的七月”，这“生命的投篮”！他们兴高采烈地结伴离开试场，一路蹦跳着，唱着歌，相约回去好好睡一觉后，一起去狂欢三天：去钓鱼，去游水，去打鸟，去深山采摘野果……

也难怪，为了这次高考，他们已整整两年没看过一场电影，没逛过一次商店，没享受过一回少年人的欢乐。虽说当今在珠江三角洲等地，不少中学生已不再把考上大学作为人生的唯一出路，乡镇企业以特有的魅力在频频向莘莘学子们献媚招手，但在他们那偏僻贫穷的家乡，可没有这个福分。只要高考落选，那就意味着你只能一辈子口啃黄土背朝天。为此，他们得把少年的梦幻、人生的理想，全都押在这高考的考场！

赵顺波和李松涛手搭着手回村里去了，他俩是同村人，村子离镇上有十几公里，得在天黑前赶回村子里，让父母放

心。

“占卦算命最灵验！两位后生仔，来算个命吧！”刚走到镇子的路口，忽然旁边一个老头叫住他们。这老头生得一个秤钩鼻，兜风耳，加上垃圾篓一样的嘴巴，几齿黄牙“哨”了出来，样子十分难看，手里拿着一把龟壳竹签。

“算命？”如果是平时，赵顺波和李松涛会不屑一顾地走开，但此时此刻，他们却不期然地停了下来——高考刚完，算算命，看能不能考上大学，这不很有趣吗？反正信不信是由自己的呀！

见两位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停下，算命佬赶紧鼓动如簧之舌，把自己如何灵验吹嘘一番，末了，赶紧问：“你们想问什么？”

“想问问我俩能不能考上大学！”赵顺波翘了一下下巴。

“哦，好说好说！”算命佬狡黠地一笑，“请报上你们出生的时辰八字以及姓名。”

李松涛和赵顺波把自己的姓名及出生时间报上去。

算命佬眼睁睁闭，念念有词，整蛊作怪了好一会之后，突然像是大惊失色：“糟糕，你们两个都落选了！”说完，不知从何处掏出了两张小纸条，分别送给他们两个。

递给赵顺波的纸条上面写着四句签语：“此命推来骨自轻，求谋作事尽难成，读书求学成空望，只盼来世转门庭。”

递给李松涛的则写着：“此命推来运气恶，一生劳碌半饱饥，诗书枉读全无用，做牛做马被人骑。”

“我的天！”赵顺波一声惊叫，李松涛则愣了好一会后，

愤怒地甩出了一句：“胡说八道！”两人举脚欲走，算命佬连忙追上：“付钱！付钱！”两人停下步来，各被索去两元钱。

两人继续往家里走，可不知怎的，刚才还自我感觉良好、欢蹦乱跳的他俩，这下子都突然变得默默无言。各自低头走了好一会后，还是李松涛先开口：“算命佬说的是鬼话，不要相信他！”

赵顺波带点凄然地望望李松涛，没有回答，他耳边正轮番响着刚才那签语上的七个字：“读书求学成空望……”最后，这七个字又浓缩成三个字：“成空望”、“成空望”、“成空望”……

两人分别回到自己家里，一言不发地倒头便睡，害得家里人一头雾水，百思不解。

然而，他们哪里睡得着？第二天一早起身，李松涛觉得头重得要命，右眼眉不自觉地跳动起来。“咦，左眼跳福，右眼跳祸，莫非验证了算命佬的预言？”他自言自语地说着，不由得紧张了起来。

他赶忙去找赵顺波，一入门，愣住了——赵顺波正立在厅堂里扶着椅背，地下散落一只打碎了的茶杯碎片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也不知为什么。起床想倒杯水喝，手一抖，杯就滑到地上去了。”

李松涛长叹一声：“看来，那算命佬的话不可不信……”

在痛苦和期待中度过了一段不短的日子，终于，传来了同班有几位同学已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消息。

他们想哭，可又怕家里人看见，于是相约来到村子的后山上。这山上长着一片茂密的松林，松树高大挺拔，松丫苍劲凌空。

两人对坐树脚上，嚤嚤地哭着，直哭得头昏脑胀，冥想着自己悲苦的命运，一种强烈的前路茫茫的绝望之感袭上心来。

赵顺波忽地站起来，拉着李松涛的手问：“你记得我的签语第四句是什么吗？”

“记得，那是——只盼来世转门庭。”

“对呀，既然今世要‘做牛做马被人骑’，我们何不争取去做人呢？今生不成，我们可望来世呀！”

“对，今生不成，只望来世！”

“我有一个决定，你敢吗？”忽地，赵顺波从身上摸出两条绳子，“不如尽早到来世去考，兴许能考上呢！”

李松涛的眼泪忽然流了下来，他面对村子，喃喃自语：“爸爸妈妈，孩儿对不起你了，与其考不上大学被人取笑，做牛做马，还不如早日去来世做人……”

两人各选了一个枝丫，把绳子抛了上去，然后一端捆住，一端打了个活结，身子朝树上爬了几步，把脑袋套进活结里去……

一个躲在暗处目睹这一切的放牛娃，立即前去救人，可人小力气小，救不了。于是赶忙下山叫大人来，可当人们匆匆赶上山时，看到的是两具僵直的尸体。

由于死者还未结婚，按当地风俗，不能买棺材收殓，不

能举殡送葬，只能由其家人用张草席裹着尸体，埋葬在一个深深的土坑里。而且，一经葬下，就永远不再取出建坟筑墓……

在丧事办完的第四天，一名邮递员骑着绿色的自行车来到村子里，带来了两封大学录取通知书，一封收件人是李松涛，一封收件人是赵顺波，他们分别考取了上海和广州的一所名牌大学。

发狂的家长狂奔到山上，要把他们儿子的尸体挖出来，把这录取通知书亲自交到他们的手上……

我们这一代青年人，在科学昌明的阳光下长大，但鉴别是非的能力却如此低下，以致用自己至珍至贵的生命去验证最荒诞无稽的东西。

掩卷再问，这个血淋淋的“！”该如何去思考？！

赌 之 祸

—

何晓发慢慢踱上桥顶，紧靠桥边的栏杆，仰起头，闭着眼，两行泪水从眼角溢出，顺着脸颊向下流，流……

“爸爸妈妈，儿子对不起你们了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双手扶着半人高的桥栏。

桥下，是滚滚的江水。

就在他即将跃过桥栏之际，两臂忽然被人按住：“晓发，你要干什么？”

按住他的，一边是班主任李老师，一边是同班同学江兆明。

“晓发，我不要你还钱了，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……”江兆明颤抖着声音说着。

悲剧，来自一个月前他们的一次上学路上。

那天，何晓发和江兆明一起上学，大路的前方远远开来了一辆汽车。

何晓发忽发奇想，他用手臂轻轻碰了碰并肩而行的江兆明，说：“假如你猜得中这辆汽车的车牌号码是单数还是双数，我奖你五分钱！”

江兆明感到有趣，他也说：“这样吧，我们两人都猜，谁猜对了，另一个就奖他五分钱！”

何晓发说声好，即猜是单数，江兆明则说是双数。到汽车走近一看，车牌号码是单数，于是江兆明给了何晓发五元钱。

从此他俩天天上学都玩这“游戏”。从每天猜一辆，发展到猜十辆八辆。输赢金额，也由五分一角演变为每次一元、两元。

游戏，演变成赤裸裸的赌博了。

那天输了十几元的晓发有点红了眼，他提议用一种更简便的办法来参赌——赌扑克。一个做“庄”，一个叫“买”，买多少赔多少。

江兆明答应了，但声明只赌五盘。

何晓发说可以，但要求江兆明做“庄”，由他叫“买”——他有个如意算盘：叫“买”可以掌握主动权。他已迅速制定一个绝妙的计划：第一盘买20元，如果赢了，后四盘都只买一元的，即使全都输了，仍可赚16元。若第一盘输了，则第二盘立即以翻一番之数增加，买40元。又输了又再买80元。他认为不可能五盘都输，没有一盘赢。而五盘中有一盘赢，哪怕只有最后一盘赢了，也可净赚20元！

而事情偏偏就是这样巧，何晓发连续五盘分别以20元、40元、80元、160元、320元叫买，结果全军覆没，欠下赌债620元！“晓发”变“惨发”了！

江兆明收起扑克要走，何晓发死死拉住，一定要再加赌一盘，只要此盘一胜，便可赢 640 元，不但欠款 620 元全消，还胜出 20 元！

这无异是一场生命攸关的决斗，双方捏着扑克牌的双手都沁出了冷汗。

“双公九！太好了，太好了呀！”何晓发慢慢挪开三只扑克，顿时使他猛地跃起，欣喜若狂，大喊大叫！

“三公！”冷不防江兆明甩出了手中的三只牌，竟然分别是 K、Q、J！何晓发呆住了，两眼一黑，几乎昏了过去……

要不是江兆明事后察觉何晓发会出事，把事情始末报告老师，那后果可真是不堪设想！

二

凌晨一时多，赵明终于回到家了。他用钥匙轻轻地开门，怕惊醒了妈妈。妈妈近来上夜班，每天晚上要到 11 时多才回来。他爸爸死后，是妈妈一个人独立撑起这个家。才 40 多岁的妈妈，却已白发斑斑。

赵明轻轻转身关上房门，正想蹑手蹑脚回自己房间，“啪”地电灯突然亮了，赵明吃了一惊。

是妈妈！她坐在屋中显然是等他回来。

“你到哪里去了？”妈妈不动声色地问。

“到同学家里。”他嗫嚅着。

“到同学家里干什么？”妈妈的目光威严。

“下棋……不不，是温习功课……”

“温习？那书包呢？”

“啊啊……”他一时无法应付，“留在同学家里了。”他很怕妈妈继续追问下去。

“把你的外衣脱下给我吧！”妈妈却没有追问，转了话题。

赵明舒了一口气，事情算完结了，大概妈妈要连夜给自己洗衣服，他赶紧把外衣脱了下来。

妈妈接过外衣，冷不防把它倒提过来——衣领向下，衫尾向上。

袋口向下的口袋里即时掉下一把泥沙来！

妈妈的脸色立即大变，一把抓住赵明的胳膊，使劲地摇晃着，气得全身发抖：“原来真的是你！你刚才在福寿巷干的好事……”

赵明惊骇得无法站立，瘫倒在沙发上。

一个多小时前，下夜班的妈妈急匆匆地从厂里回家，当走到灯光幽暗的福寿巷时，忽然从巷子的暗处冲出两个小青年来，手持尖刀左右两边夹住她，一个低声吆喝：“不准动！快把钱拿出来，不然放你的血！”突如其来的惊吓使得她仰面跌在地上，另一个立即俯下身来搜寻她的钱包。在这一刹那，惊恐中的她忽然觉得这俯下身来的歹徒身影和气息有点熟悉，她想叫喊，可喊不出声，两手叉开在地上无目的地乱摸，右手触到一堆开挖水管留下的泥沙，她忽地脑海闪过一个念头，乘这歹徒集中精神搜她钱包之际，悄悄地抓起一把

泥沙放进他敞开的衣袋里……

“你你你你……你为什么抢劫？”妈妈气得指着赵明的手剧烈地颤抖。

赵明“扑”地跪倒在妈妈面前，痛哭流涕：“妈妈，妈妈原谅我，是阿星逼我这样做的……”

“他为什么要逼你？”

“他开始引诱我赌钱，我不肯，他就笑我男人不赌钱没志气，被他笑得多，忍不住就和他赌了。谁知他暗中作弊，我一个晚上就输给他 2000 多元。没钱还，他就逼我抢劫，否则要杀死我。我只好跟着他干……”赵明哭着，断断续续说了出来。

妈妈气得晕倒在地。赵明赶忙找来清凉油，在妈妈的太阳穴上揉擦。好一会，妈妈醒了过来，一把拉住他：“我和你一起到派出所去自首……”

“妈妈，妈妈，去派出所我会回不来的，你不说就没人知道，妈妈妈妈，求求你了……”赵明赶紧哀求妈妈。

“怎么没人知道？你爸爸在天之灵就知道！你去自首，政府会从宽处理。不然，你逃得过阿星的手心吗？”妈妈抬起头，望着厅堂正面墙上挂着的丈夫的遗像，“老赵，我没教好我们的儿子，对不起你呀！”她一手拉着儿子的手，一手开了房门……

赌之祸，这都是赌之祸呀！

黄泉路上的思考

高考是人生的唯一道路么？除了上大学，难道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？条条大道通罗马，为何偏走黄泉路……

这是1993年1月5日，元旦刚过，春节即将来临，城市乡村处处弥漫着越来越浓烈的节日气氛。就在这千家万户兴高采烈的日子，他却要告别这个世界，奔赴一个陌生的、令人剜心摘肺般痛楚的地方。然而，他觉得，这痛楚远没有三年前9月的一天，他提着破旧的行李从上海回来，车子路过家门时不敢下车，用破帽子遮住自己以防被乡亲熟人认出，极不情愿但又不得不隐姓埋名，奔赴那陌生的小山村青田村时那么厉害。那时，他的心真像虫儿在啃着、锉刀在挫着、烙铁在烫着，他真想猛地从窗口跳出去摔死在路上。如今，他至少可以昂首挺胸地在刑车上最后一次“检阅”那熟悉的街道和人群，而心中也竟然没有一丝牵挂和重压。

说没有牵挂似乎不确，就在刚才，当检察官询问他有什么遗言的时候，他似乎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，好久好久没有说话。是的，像自己这样年纪轻轻就告别世界的人，会有什么遗言可说呢？会配有留下遗言的权利么？但是，胸臆间又分明藏有一句话，一句自己用生命的代价体验出来的真言。